

恩 维 尔 · 霍 查

深入开展反对外来表现和对其
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思想斗争

人 民 出 版 社

恩 维 尔 · 霍 查

深入开展反对外来表现和对其采取 自由主义态度的思想斗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阿尔巴尼亚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人 民 出 版 社

ENVER HOXHA

TË THELLOJMË LUFTËN IDEOLOGJIKE
KUNDËR SHFAQJEVE TË HUAJA E QËNDRIMEVE
LIBERALE NDAJ TYRE

Raport i mbajtur në Plenumin IV

të KQ të PPSH, më 26. VI. 1973

SHTËPIA BOTUESE E LIBRIT POLITIK

Tiranë, 1973

根据阿尔巴尼亚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译出

恩维尔·霍查

深入开展反对外来表现和对其采取

自由主义态度的思想斗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阿尔巴尼亚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印张 43,000字
1973年10月第1版 197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391 定价 0.19元



恩维尔·霍查

同志们：

这次中央全会是为了研究一个与党和社会建设事业休戚相关的大问题：在各条战线上，在每个时刻，特别是在当前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国进行敌对包围的条件下，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外来思想影响，使无产阶级思想扎根。

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些问题近来变得更加尖锐，因此也特别引起了党和全体劳动群众的注意。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勇敢地批评了由于旧社会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世界的压力在我们社会生活某些领域内出现的许多外来表现。为反对这些不良现象所采取的措施，是在使国家全部生活革命化过程深入发展方面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

虽然从党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些问题时起才过去一个较短的时间，但我们满意地看到，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在各个方面收到了非常积极的效果。首先要指出的是党员、工人阶级、青年和全体劳动者对此的深刻理解、一致赞同和决心。现在，到处都形成了一个辩论和对比的活跃气氛，批评缺点，揭露各单位、各文艺机关、学校和家庭中的弱点和外来表现，确定克服它们的有效途径。城市和乡村都在形成一种健康的气氛——动员起来，完成计划和任务，加强无产阶级劳动纪律和保护人民的财富。对国内外敌人的思想政治警惕性和为保卫祖国的战备，都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

阶段。

在这种革命气氛中，在生产、思想、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倡议。这些倡议具体体现出对我们所处的国内外形势的正确理解和党在劳动人民身上培育起来的崇高道德品质，具体体现了人民在党及其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周围的钢铁般的团结。

所有这些都是将来取得更大成就的前提和保证。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也不能认为党最近所提出的问题现在都已全部解决。相反，我们必须进一步抓住和深入到阶级斗争的某些重要方面，消除过去和现在的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的一切影响，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同志们！

反对外来思想、使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体劳动者中和在各条战线上扎根，始终是党在整个工作中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党一贯认为，这是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就和锤炼新社会的新人的基本条件之一。它还认为，这是它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存在与发展、能完成其国内任务和国际主义任务的必要条件。

在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忽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本身蜕化变质的重要原因之一，修正主义能在这些国家得以产生和掌握政权，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正确信念；如果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根除格格不入的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旧思想，还是今天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如果不在思想战线上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和政治战线上的胜利就不能得到保证。

我们大家都是党领导劳动群众进行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反对宗教、家长制和封建思想的斗争所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成就的见证人。在妇女的彻底解放方面出现了重大的质的飞跃,在学校进一步革命化和根除官僚主义等方面采取了重大的措施。在对新人进行革命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使劳动者树立了关于劳动、财富、社会、家庭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党的“要象革命者那样思考、工作、斗争和生活”的口号鼓舞和调动着我们所有的人。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加深了这一革命化过程,并更有力地强调,必须正面地开展斗争,不仅反对过去的保守主义的残余和痕迹,而且特别要反对现在的不断强烈地对我们施加压力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危险影响。代表大会十分正确地认为,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在反对外来思想的斗争中取得稳固胜利的决定性条件。

在反对外来表现和影响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在当前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包围和施加全面压力的条件下,要想象我们已免除各种危险,那还差得很远。我们党在从政治上、理论上揭露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大论战中所取得的成就,绝不应使我们认为,这些成就同时是外来思想向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向我们的人的思想中渗透的不可越逾的障碍。事实是,敌人丝毫也没有停止反对我们的斗争。他们只是改变了策略,把自己的努力特别集中在思想战线上。为了打开使我们的人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的道路,他们更经常、更愿意利用劳动者脑子里的旧思想的基础和痕迹,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念和

习气。国内外敌人运用各种途径和方式互相打气和撑腰，协调他们反对人民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勾当。

另一方面，也存在这样的世界形势，它自然而然地促使你动员起来，提高警惕性，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敌人的思想、政策、立场和行动。

一股投降主义与和平主义之风使人感到窒息。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正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竭力散布和解和妥协空气。现在，越南战争正在结束，正在谈论中东局势也可以和平解决，正在谈论欧洲的“安全”和裁军，正在广泛宣传大国之间改善关系的成果，正在大肆宣扬国家领导人之间频繁的会见和会谈，等等。这种形势可能造成涣散的气氛，可能造成认为战争还遥远、“世界正在走向安宁”的舆论。

现在，散布这种虚假和平狂热的策略，把它作为更好地推行军事和思想侵略的工具，是以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为此项工作专门制造的一系列理论和学说为依据的。他们大谈“和平共处”、“紧张局势缓和”、“谈判”，等等。所有这些不是单纯的宣传口号，而且也是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造成普遍的宿命论心理的思想手段和办法，是企图使各国人民在意识形态上也接受超级大国的专横行为和强加于他们的命运。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通过关于“正常关系”的花言巧语和建议，妄图使这种和平主义思潮也渗透到我们中间来，极力使我们相信，没有任何危险威胁我们，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地生活。这一狡猾和非常危险的策略旨在削弱我们的警惕性，促进和怂恿自由主义和蜕化变质。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即使说目前存在着紧张局势的某种缓和，这只能在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间才是真的，而在他

们和我们之间，在以各国人民为一方，以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没有、也不会有紧张局势的缓和。我们完全清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扑灭革命斗争和革命运动，扑灭对它们霸权的任何反抗，摧毁和镇压任何反对它们统治的力量、国家或者政党的战略没有改变。它们只改变了所运用的策略和手段，这些策略和手段已变得更多和更完备。

大国之间，首先是美苏之间越来越广泛的协定和合作，不能不有这种表现和结果：增加对独立小国的压力，加强干涉各主权国家的内政，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加紧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们的意旨，扩大它们为将自己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各国人民和民族的活动。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我国在各方面施加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以便淹没欧洲唯一敢于反对它们的侵略扩张政策、敢于揭露超级大国反对各国人民和革命的阴谋、讹诈和欺骗的声音，这是理所当然的。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想消灭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应当牢记的是，对我们来说，不仅仅存在着直接的军事威胁，而且还存在着思想侵略。尤其是敌人对我们的思想压力和思想斗争，也是可能的军事进攻的准备和先导。我们一刻也不应该忘记我们是一个小国，由于我们站在革命的原则立场上，我们正处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世界全面思想压力的中心。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外部世界而孤立地生活，外部世界的影响，通过今天空前普及和完善的各种新闻宣传工具，通过我们不可能避免的各种接触，通过许多渠道，渗透到我国和我们的人当中来。所以党多次强调，在对一切不测事件进行认真的军事和经济准备的同时，还应该采取一切措施，调动

一切力量，打败敌人的思想侵略。在这场殊死的斗争中，我们应该牢记，思想压力是长期的，不应只对它进行一次斗争，取得一次胜利，而应天天、月月、年年对它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

这种思想侵略的实质和阶级敌人在当前条件下为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我们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改变性质所确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各条战线上煽动自由主义。

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帝国主义在苏联和其他某些国家取得了既不可能用武装干涉、也不可能用法西斯侵略所取得的反革命成果。在自由主义的口号下，对斯大林及其事业进行了诽谤，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口号下，为修正主义的经济改革开辟了道路，这些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取消，并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精神生活方面，自由主义变成了为西方颓废的文化和堕落的生活方式的泛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正是在这一口号下，抛弃了坚决反帝的路线，用向西方开放和同美帝全面合作的赫鲁晓夫政策代替了这一路线。

自由主义可能在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式出现。但不管它在哪儿和怎样出现，实质上都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反映，是放弃反对国内外敌人、旧社会的污点和当前外来思想影响的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是接受同敌对思想的和平共处。敌人企图通过煽动自由主义，使我们放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斗争，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并且开放边界，使“人、思想和文化自由往来”。他们企图散布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以便涣散无产阶级的劳动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希望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抛弃无产阶级党性，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颓废流派的泛滥开辟道路。他们希望我们的

人——青年和全体劳动者学习腐朽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世界的堕落的行为、爱好和生活方式。

今天，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思想侵蚀的特点是把反革命的基本流派，从地地道道的、赤裸裸的反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到传统的老牌机会主义，从现代修正主义者到所谓左倾机会主义的现代流派，都联合到一条战线上。所有这些人，无论他们从什么立场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无论用什么口号和“论据”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统一在一个主要目标下，这就是证明资本主义已克服了自身矛盾，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变好，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共同走向一个同样的社会，再也没有阶级斗争了，再也没有革命的变革了，再也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了，等等。

为了宣传这一极端反动的理论，迷惑人们的思想，搅乱人们的心理，使腐化堕落行为风行起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建立了毒害社会舆论的极其强大的工业，这种工业就投资和人力而言，超过了最大的经济部门。它掌握着群众性的通讯工具，并与文学、艺术、时装、广告、新闻、广播、电视、电影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股强大的宣传浪潮也冲击着我们的海岸。它同劳动人民思想中的许多旧的污点，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表现紧紧交织在一起。这两个方面互相助长，旧式的和现代派的东西融合在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统一的战线中。因此，我们反对这两个坏种的斗争也是一条单一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战线。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力量和办法，抵制正是在国内外这种新情况下出现的外来思想影响的压力，并积极予以反击。我们应该把这场斗争看作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的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党和群众中就反对外来影响和自由主义所进行的广泛讨论证明,党和劳动人民的不安是完全正确的。在这次讨论中,提出了很多思想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艺术和文学、教育和文化沿着正确道路的发展,关系到对青年进行教育、加强纪律,关系到进一步改进党本身的工作和提高党的领导作用。我们应该在这次全会上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分析这些问题,确定各种办法和措施,保持已出现的革命气氛,把党在各条战线上的斗争进一步推向前进。

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是使文学艺术 沿着正确道路发展的必要条件

党不断关心使文学艺术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并一贯把它看作是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特别是思想美学教育的有力工具。文学艺术同国家生活的整个发展、同思想文化革命的深入开展是以同一步伐前进的,它为造就和教育新人、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提到一个更高阶段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党的教导指引下的、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国作家和艺术家创作了许多内容健康、鼓舞人心的作品。具有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我国艺术具有民族的烙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我们所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伟大历史时期的思想觉悟。这种艺术为群众所喜爱,是他们的精神食粮。人民爱戴和尊敬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

文艺上的成就清楚地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及其无产

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是生气勃勃的，这种方法同人民性和民族性以及健康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协调一致的。同我们社会的全部精神生活的发展一样，艺术也是在反对旧的和新的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外来思想影响，尤其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影响的斗争中发展的。一九六五年第十五次中央全会的指示对这场斗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但是，近年来，由于外来思想的压力，特别是由于主观上的弱点，在文学、艺术和文化方面出现了一些露骨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并对它们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这些给我国文艺的发展带来了损失。在已进行的全部讨论中，都指出了这种外来影响的危险性，认为它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侵蚀的工具，是为了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失去健康的民族色彩，背离党的路线和正确的方针。

在散布这些影响方面，起着首要作用的是模仿外国的样板以及新老颓废派和现代派，公开地、机械地抄袭现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艺术时髦，对我国国内的发展抱着错误看法——这些东西也来源于某些创作人员在政治、思想和专业上的缺点。

某些文艺作品，即某些话剧、诗歌、短篇和中篇小说以及个别影片等歪曲了现实。不是从党的立场，而是从与党的立场相反的立场上来反映各种矛盾和党与人民对不良现象、障碍和困难所进行的斗争的。因此，往往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被说成在本质上是错误的，把我们的政权机关描绘为已被官僚主义所淹没，把劳动群众写成在反对官僚主义者的斗争中是完全软弱无力的。在某些话剧和其他文学作品中，人民内部矛盾也遭到了歪曲。在“新事物”的幌子下企图否定今天，把新旧事物之间的斗争看成是各代人之

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外来影响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在个别短篇小说中抹煞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和游击队员的英雄主义。

外来影响的恶果还表现在：过分追求细小的内心题材，脱离社会大事，采用关于那种已变得象蜗牛、仙人掌或其他怪物的人——这种现象同存在主义的哲学和美学以及象征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影响联在一起——的孤独生活的题材。在某些诗歌、短篇小说、歌词和图画等当中出现的这些现象，同我们文艺的革命战斗精神、公民的感情和这些作品的史诗性是背道而驰的。

在诗歌中出现了这种倾向：采用与意思明确的阿尔巴尼亚诗歌传统相反的意思模糊的形象。少数年轻诗人开始在他们的诗歌中运用神秘主义。这对我们的文学，对我们的具有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来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在内容和形式上暧昧不明的作品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的人们的糊涂思想和感情的产物，是人们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产物，是民族压迫和缺少思想自由的产物。

这种现象在轻音乐，尤其是节奏性强的音乐中也有，在这种音乐中，破坏了旋律明确的界限，为杂乱无章的节奏开辟了道路。这特别表现在第十一届广播电视音乐会演中。我们整个社会舆论都愤怒地抵制在这届音乐会搬上舞台的庸俗的音乐、令人厌恶的歌曲和时髦主义的装束。人们正确地认为和谴责它是对我们艺术的优良民族传统、人民性和党性的污辱。

在一些绘画、个别话剧和歌剧的舞台布景、一些书籍封皮上，也有这样的外来表现。这种偏向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形式和内容。

这些不正确的倾向同文艺的党性、文艺的培育和教育作用以

及文艺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是背道而驰的。它们在艺术和人民之间筑起了一道壁垒，冲淡了我们艺术应有的民主性，破坏了劳动群众的爱好。

这些外来影响能得到传播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坚持执行并且背离了党的这一正确方针，即在两个方面正面开展思想斗争，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文化部门、文艺部门的一些工作者和领导干部低估了当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的危险性。实际上，只是某些保守主义性质的表现和旧传统被看作是当前的唯一危险，而自由主义的危险只被看作是一种可能。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影响的危险性简单化，尤其是“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人这样做时，就不是健忘，而是一种动向和倾向，对这种动向和倾向如不加以反对，就会泛滥，成为危险。自由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恶劣影响不是潜在的危险，而是现实的危险。

一些受了颓废的现代派影响的人，把自己装成“权威”，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幌子下，企图为反无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外国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潮敞开大门。这些人身在这里，而思想和心灵却在外国。他们从反面看待我国的生活和发展，企图使腐朽没落的思潮适应我们的形势。这些人提出了一种分裂主义的论调，似乎真正的文学是从六十年代开始，以此来中伤和否定以前的艺术创作。在批判保守主义的幌子下，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一些作家个人身上，尤其是较老的作家身上，从而严重地破坏了文艺界的同志气氛。

反对各种艺术体裁中的所谓保守主义的论调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在造型艺术中，常常在反对经院主义、学究主义、自然主义等口号下，不仅为那些受了新老现代派外来影响、甚至抄袭印

象派和立体派的作品进行辩护，而且把它们作为敢于创作和革新的样板。在音乐中，把掌握旋律称为保守主义表现，犹如把依靠民间音乐创作看成是所谓拟古主义和民俗主义一样。这个所谓的民俗主义常常被描写成怪物和创作音乐发展的主要障碍。

近年来，出现了忽视民间音乐优良传统的现象，这也表现在优秀艺术家们没有充分地演唱它，尤其是没有为培养新人才而进行认真的工作。这种现象同一些人喜欢所谓的活泼的、节奏性强的音乐是分不开的，他们说什么这是“现代的”、最新的音乐，是唯一符合“时代和青年要求”的音乐。不，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音乐。只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才需要它，把它作为麻醉剂，愚弄群众，特别是青年。我们的青年需要真正符合时代、但又具有崇高理想和健康精神的纯洁的精神食粮。我们有才干的作曲家们已经创作出了许多具有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优美而新颖的作品。他们满怀激情地歌颂祖国、人民、阿尔巴尼亚自然风光、社会主义生活和人们的纯洁感情。

在围绕拟古主义和民俗主义所进行的投机活动中，我们一般看到了对民间文艺及其巨大的艺术和社会价值、对民间文艺同创作艺术的关系采取的蔑视态度。这种态度和论调正是背离健康的民族基础的原因之一，是为背离民族基础的行为进行辩解的论据。这些假理论家给每个优美的民间的东西都贴上往往他们自己也不理解的蔑视的标签，因为这些标签都是一些已被时代潮流抛到阴沟里的资产阶级文献和艺术中的术语和思潮。这些所谓的现代美学家注重形式，而丝毫不注重思想、政治和内容。

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往往把保守主义同传统相提并论。他们机械地把现代文艺现象分为“传统派”或“革新派”。这种混淆

和划分为抹煞传统及其健康的方面开辟了道路。在这个温床上更容易散布外来影响。很自然，这些人不可能依靠被他们称为倒退的传统，而是依靠被他们称为进步的所谓“革新精神”。

党不断强调要依靠和进一步培育健康传统。它指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价值及其民族的爱国民主精神。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民族复兴时期的文学和解放后的进步、民主、革命文学的有力传统是传统，而且三十年来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艺术的非常丰富的、多样化的传统也是传统。

我们最闻名诗人的珍贵作品，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歌曲、塞夫契特·穆萨拉依的《国民阵线史诗》、拉扎尔·西里奇的诗歌等，以及许多青年诗人的内容丰富健康的作品，在反对最近诗歌中出现的、我们在正确地、有力地进行批判的堕落现象当中，难道不是明显的榜样吗？我们的诗人的确大大提高了阿尔巴尼亚优秀诗歌的一贯有力的、优美的语言价值！不久前我读了最近出版的德里特罗·阿戈里的一本诗集。这个诗人的作品难道不是一种新的传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精神与民族大众精神、丰富的内容与鲜明的形式、党性与高度的艺术手法相结合的榜样吗？

最近一段时期创作了许多其他优秀的文艺作品。在斯泰利奥·斯巴塞、依斯玛伊尔·卡达莱、法特米尔·吉亚泰、雅科夫·佐泽以及其他散文家的优秀小说中，以真正的史诗般的宏伟场面，反映了人民为摆脱外国人的压迫、世代代的剥削、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造就和培养新人所进行的斗争。剧作家和电影剧本作家同富有才干的舞台艺术家、电影演员们一起，在优秀的话剧、电影和演出中很好地反映了这些巨大变革。我们还可以从我们有才干的雕塑家和画家，如奥迪塞·巴斯卡里、克里斯塔契·拉玛、古